

进口中间品和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概率

——来自中国企业的证据

余淼杰¹ 高愷琳²

摘要 本文研究进口中间品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概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 进口中间品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概率有显著正向影响；(2) 进口中间品通过提升生产率和降低对外直接投资固定成本；(3) 进口中间品对企业在同一市场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积极作用；(4) 在进口中间品使用程度较高、进口市场与企业的物理或制度距离较远时，进口中间品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更显著。本文为提升企业生产率、帮助企业克服“走出去”过程中信息不对称的政策提供了支持。

关键词 进口中间品，对外直接投资，固定成本

一、引言

全球化的重要特征是中间品贸易的增长和对外直接投资的上升 (Wang & ...)

在中国，一方面，随着中间品贸易的快速增长，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 (FDI) 也呈现出显著上升趋势。2021年，中国首次成为全球第二大对外直接投资国，全年对外直接投资总额达到770亿美元，是2010年存量的70%左右 (图1)。另一方面，中国进口中间品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2021年，中国进口中间品达到7100亿美元，是中国总进口的17%左右 (图2)。

余淼杰，北京工商大学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高愷琳，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贸易系。通讯作者及地址：高愷琳，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1000号，100029。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人、王琦、张睿、郭兰萍等提供的宝贵意见，感谢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国际贸易与中国经济转型发展” (8192200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企业创新与全球要素生产要素质量升级研究” (71933001)、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19JJD790001)、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 (19YQ10001) 的支持。

①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2022)。② 数据来源：海关总署 (2022)。

高达1.4万亿美元。企业为扩大进口，更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今天，中间品的全球采购已成为企业未来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命题。

中间品经历。企业为扩大进口，更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今天，中间品的全球采购已成为企业未来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命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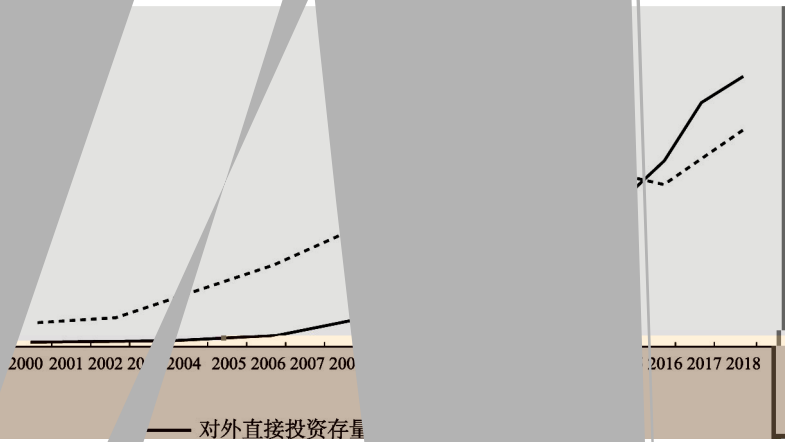


图1 2000—201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与贸易额

数据来源：UNCTAD、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

进口中间品可能如何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根据国际贸易领域的文献，进口中间品可以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从而提高企业的竞争力。高生产率企业更倾向于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其次，进口中间品可以降低企业的固定成本，从而促进企业未来对外直接投资。最后，进口中间品可以降低企业的可变成本和固定成本，从而促进企业未来对外直接投资。然而，企业在跨国经营时常常面临“外生”成本，如信息获取成本、文化差异成本等，这些成本可能会抵消进口中间品带来的成本节约。

贸易额

五个渠道。首先，进口中间品可以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从而提高企业的竞争力。高生产率企业更倾向于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其次，进口中间品可以降低企业的固定成本，从而促进企业未来对外直接投资。最后，进口中间品可以降低企业的可变成本和固定成本，从而促进企业未来对外直接投资。然而，企业在跨国经营时常常面临“外生”成本，如信息获取成本、文化差异成本等，这些成本可能会抵消进口中间品带来的成本节约。

作者根据2018年海关数据与商务部对外投资企业名录整理。
 * 详见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上发表的主旨演讲。
 ** 201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数据来自UNCTAD，其历年

中非常重要：企业在搜寻目的地市场需求与可靠供应商，了解文化、政治与经济制度等方面都需要投入大量的信息搜寻成本，也即对外直接投资模型中的固定成本。那么，什么能够帮助企业克服这种固定成本呢？本文所讨论的进口中间品经验就为企业提供了可贵的目的地市场制度与可靠的供应商信息。进口中间品经验帮助企业获取与国际客户打交道的经验，识别并积累可靠供应商信息，了解目的地市场需求及其在文化、政治、经济制度方面的特点。这些经验都有利于企业未来对外直接投资，为它们节省了部分信息搜索与经验积累的固定成本。如果进口中间品来源地与企业未来投资目的地相同，这些经验的用处也可能更显著。在现实中，合生元企业的案例也验证了进口经历能够帮助企业寻找供应商，指出其助推企业未来对外投资的可能性。⁶

本文研究了进口中间品对企业未来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以下三方面。第一，本文运用理论模型分析了进口中间品对企业未来直接投资的影响，合并了1999—2017年中国海关数据库、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名录以及工业企业数据库，验证了进口中间品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积极影响。第二，本文验证了进口中间品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两个影响渠道，分别是生产率提升效应与固定成本降低效应。第三，在验证固定成本降低的渠道上，本文考虑了深入不同目的地的投资选择，并考虑了进口产品契约密集程度、中国与东道国物理与制度距离的影响。

本文的其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第三部分为理论分析，第四部分介绍数据，第五部分描述实证策略，第六部分为实证结果，第七部分为结语。

二、文献综述

本文与三支文献密切相关。第一支是研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文献。外商直接投资（FDI）主要分为垂直和水平两类，其中前者涉及在东道国生产和销售商品的子企业，后者则涉及向母企业提供零部件的子企业。要

⁶ 陈威如等（2017，第117—118页）记载了中国乳制品企业合生元的未来投资如何受益于过去的进口经历的案例。1999年，合生元与法国拉曼公司合作经营益生菌产品，2001年合生元益生菌工厂在广州奠基（在数据中，从2001年开始，合生元从法国进口的中间品贸易额远超海关数据的平均值）。同年，合生元决定推出婴幼儿奶粉产品，并在拉曼公司的牵线搭桥下与法国蒙泰居乳业（一家奶粉企业）达成合作。创始人罗飞回忆时认为“拉曼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拉曼帮助奶粉企业了解我们，因为它们知道我们有没有信用，值不值得合作”。2005年，随着企业的扩张，合生元又签订了两家供应商法国FZF和丹麦OIF。2017年，合生元投资法国FZF集团。这个案例告诉我们过去的进口经验有助于企业结识更多可靠供应商，助推企业未来达成投资合作。

⁷ 使用上市公司或者RIZA数据库可能带来不可忽略的样本损失和估计偏误：前者使最终企业样本集中在规模较大的企业上，后者因中英文名称匹配误差与海关或者工业企业等中文数据库的匹配质量较差，造成大量样本损失。本文使用覆盖全面的中国商务部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名录进行研究，克服了这一缺点。

企业垂直
水平 SCP
模式更倾
!\$\$)
投资的
\$%!
!
直
庭

率
!#;
中间品
Y-L
活等, !\$% 扩大
% !\$)\$)
), 有
质量
王雅
\$; ; 刘
企业的影响取
R=B1!/\$% !\$%)

渠道促进企业外直接
降低企业对外直 资固定
B1. *2-)!X*11 国际
外来者劣势”
成本的重要部分是
付出的信息成
!\$J)。Y*O
调了信息摩
商网络的
*) *1,r* [3 X
对外打回 重要部分。而

经验积累而变化 (Grossman and Helpman, 1994; 332A, 1994), 已有文献验证了出口经营企业进入新出口市场 (Grossman and Helpman, 1994; 332A, 1994)、对外直接投资 (Grossman and Helpman, 1994; 332A, 1994) 以及降低进口固定成本的作用 (Grossman and Helpman, 1994; 332A, 1994), 但忽略了进口中间品的影响与其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本文显示了进口中间品帮助企业克服信息障碍, 降低对外直接投资固定成本的作用。

进口中间品是促成中国出口增长奇迹的重要因素, 也是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的重要方面; 对外直接投资是中国企业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分工的重要方面。纵观现有文献, 针对进口中间品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两者关系的研究较少。本文验证了进口中间品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并检验了生产率提高和固定成本降低这两个影响渠道。

三、理论分析

我们接下来通过理论模型阐明进口中间品经历对企业未来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生产率提升渠道可从已有文献得到广泛支撑^[1], 我们着重于固定成本渠道的分析。借鉴 Grossman and Helpman (1994, 332A), 我们考虑一个简单的两期模型。在第一期, 企业面临两个选择, 即是否通过进口或对外直接投资购买中间品。在第二期, 企业仍有这两个选择。企业在第一期进口中间品后, 熟悉的制度与需求, 积累了可靠的供应商与和国际客户打交道的经验, 如果选择对外直接投资, 这些经验将减少相应的固定成本。

我们有两个合理假设。第一个假设是, 进口相对于对外直接投资, 其可获得的中间品价格 (即中间品包含关税的价格) 更高。这是因为在垂直型对外投资的情况下, 企业仍在本国生产, 注资供应商或者注资当地其他企业可能让母公司降低交易成本 (Grossman and Helpman, 1994; 332A), 利用要素成本差异 (Grossman and Helpman, 1994; 332A) 或企业的信息优势寻找到更低价格; 而在水平型对外投资的情况下, 企业仍在本国生产, 进口价格 (包含关税) 比直接投资时更高。第二个假设是, 进口固定成本比对外直接投资的固定成本更小。同时, 进口或对外直接投

中间品指的是在会计计入期进入生产过程的产品或者服务 (Grossman and Helpman, 1994; 332A), 本文的进口中间品指中间产品, 在海关数据中也无法识别服务。据我们所知, 文献中讨论的中间品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中间品服务方面, 如技术。例如, Grossman and Helpman (1994, 332A) 用中国数据验证了获取技术是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

过去文献大多关注在出口和对外投资的替代关系, 而忽略了进口的影响。但实际上, 在 2000 年海关数据中, 企业当年只进口的记录有约 100 万条, 同时进出口的记录约 1000 万条, 加上企业一年份记录的 1000 万条。这说明我们并不能仅仅关注出口的影响, 而忽略了对外贸易的另

一面。

引言部分。

资的固定成本只需在第一次... 或对外...
 参考 &(-, -)(!#!# \$ 7... 市场连...
 两个国家、一个代表性... 产品...
 需求为 K ，工资在不同... 两...
 资时获得的中间品价... 我们...
 为中间品, W 为劳动... 司...
 价格为 1 后, 我们... 投...
 中间品与劳动力投入

(“)

其中, $\%'$ $\$$, $!$... $(A^*) 2 130) A 2$
 $A^* 4B$ 。

我们将企... (I)

企业利... (J)

最大... 润... (K)

... 我... (L)

... (M)

... 化方... 入预算约束条件

...), 我... $WF \frac{1}{L}$, 因此,

业产量可... (N)

为... 写为: (O)

我... 下的变量, 定义

9 1... 直接投资利润为

19... 获得的中间品

价... $V, 9, '$

... 选择, 我们分析

... 不同决策的条

高恺琳：进口中

\$ 7 (\$ J)，我

一期选择进口

二期选择进口，第

下标的数字表示

期为 5，F 19

二期进口中间品积累经

验成本，此时在第二

期 6 2"，且 6 是

企业积累经验增

对外直接投资获利

第一期选择进口、

5 F 1 1 (V 3

第二期选择进口、第二期

F 1 (V 3 H V 3

一期选择对外直接投资

二期选择对外直接投资，则第二期

投资利润为 F 19

二期当然会选择直接投资

时，第二期

(V 3

(三) 企业的两期

上文中，我们讨论了企业在两期中

第一期投资，第二期投资。在给定总需求

、支出 1、进口中间品量 1 与固定成本 1 程度 1 也确定。此时，我们采

对比不同决策的利润，就可解出企业的

$\frac{O_1}{O_1 G}$ 时，我们对两种决策的固定成本 $H \frac{O_1}{6}$ ， O_1

即两期均投资成本最大、先进口后二期均进口固定成本最小。

我们可以对比其斜率, π_{ii} 的斜率最大, π_{oi} 次之, π_{oo} 最小。¹¹
 我们可解出企业两期进口时的生产率门槛 θ_3^* , 从第一、二期都进口转
 一期进口第二期投资的生产率门槛 θ_1^* , 从第一期进口第二期投资转向
 二期都投资的生产率门槛 θ_2^* 。

在 $\frac{1}{1-\alpha} > \frac{1}{1-\beta}$ 的假设下, 我们有 $\theta_1^* > \theta_3^* > \theta_2^*$ 。
 我们可以将企业的利润线画在图上, 得到直观的解释。如图 2, 当 $\theta < \theta_1^*$
 时, 企业选择不经营; 当 $\theta_1^* < \theta < \theta_2^*$ 时, 企业选择第一、二期均
 进口; 当 $\theta_2^* < \theta < \theta_3^*$ 时, 企业选择第一期进口第二期对外直接投资; 当
 $\theta > \theta_3^*$ 时, 企业选择第一、二期均对外直接投资。至此, 我们得到了企业
 选择与其生产率的排序关系, 简单而言可概括为: 低生产率企业两期
 不经营、中等生产率企业先进口再投资、高生产率企业两期均投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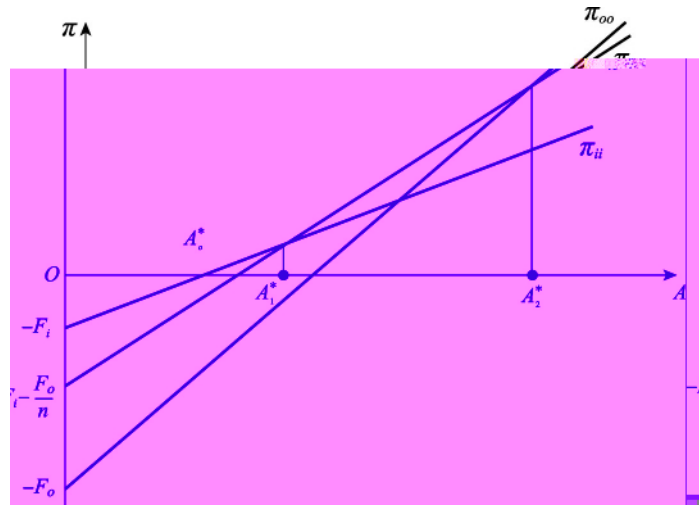


图 2 企业的两期决策与生产率的关系

假设企业生产率 θ 满足帕累托分布¹², 分布密度函数为 $B(\theta) = \frac{1}{\Gamma} \theta^{-\Gamma-1}$,
 其中 $\Gamma > 1$, 累积密度函数为 $O(\theta) = 1 - \frac{1}{\Gamma} \theta^{-\Gamma}$, 函数定义在 $[\theta_0, \infty)$
 上。我们将 θ_0 理解为一国的技术水平。在此分布假设下, 企业先进口后投资的概
 率为 $\Phi(\theta_1^*, \theta_2^*)$, 即企业的生产率大于 θ_1^* 且小于 θ_2^* 的概率, 也即:

$$\Phi(\theta_1^*, \theta_2^*) = \int_{\theta_1^*}^{\theta_2^*} B(\theta) d\theta = \frac{1}{\Gamma} \left(\theta_1^{*\Gamma} - \theta_2^{*\Gamma} \right)$$

$$\text{解出 } \theta_3^* = \left(\frac{1-\alpha}{1-\beta} \right)^{\frac{1}{\Gamma}}, \text{ 解出 } \theta_1^* = \left(\frac{1-\alpha}{1-\beta} \right)^{\frac{1}{\Gamma}} \left(\frac{1-\beta}{1-\alpha} \right)^{\frac{1}{\Gamma}}, \text{ 解出 } \theta_2^* = \left(\frac{1-\alpha}{1-\beta} \right)^{\frac{1}{\Gamma}} \left(\frac{1-\beta}{1-\alpha} \right)^{\frac{1}{\Gamma}}$$

$$\frac{1-\alpha}{1-\beta}$$

$$\left(\frac{1-\alpha}{1-\beta} \right)^{\frac{1}{\Gamma}} \left(\frac{1-\beta}{1-\alpha} \right)^{\frac{1}{\Gamma}}$$

$$A), E; \&1 F O(3_i'') G O(3_i'') F \frac{E}{3 \frac{O_i}{6} 5} G \frac{E}{3(6 G'') O_i G O 5} \% \quad (1)$$

当总需求增加，企业进口中间品 I 也增加，积累市场经验与可靠供应商信息越多，降低的对外直接投资固定成本 ϕ 也越多。我们假设 $\phi F: (I)$ 且 $: Q(I)$ ， $\$$ 。^k 由此，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概率 $A), E; \&1$ 对企业进口中间品 I 的一阶导为：

$$\frac{\partial A), E; \&1}{\partial I} F' E 3_i'' G : \frac{Q(I)}{\phi} H' E 3_i'' G G' 3_i'' : \frac{Q(I)}{\phi}, \quad (\cdot) :$$

至此，我们验证了进口中间品经验对企业未来对外直接投资概率的积极影响，其核心原因在于进口中间品能够帮助企业积累相应市场经验与供应商信息，而这些经验可以减少未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一部分固定成本。接下来，我们在数据中验证进口中间品对企业未来对外投资概率的影响。

四、数据说明

为了研究进口中间品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2011-2019年) RCP) 概率的影响，我们主要使用了三个面板数据库：第一是中国海关数据^j，第二是中国商务部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m，第三是中国国家统计局的工业企业数据库ⁿ。我们采用 2011-2019 年的企业样本。

为了研究企业的进口中间品与 RCP 行为，我们将商务部对外直接投资数据与中国海关数据进行匹配。虽然海关数据和对外直接投资数据都有企业信息，但它们的编码体系完全不同，将两套数据融合面临着很大挑战。我们借鉴 (2019) 的方法，使用企业的中文名称和年份信息来匹配商务部数据和海关数据。我们的匹配步骤如下：(1) 如果两个数据集中同一年的两家企业使用相同的中文名称，那么它们为同一家企业；(2) 由于注册差异，一些企业在不同数据集中可能没有完全相同的中文名称，但它们可能共享一些常

^k 此时， ϕ 仍然满足上文所述条件： $\frac{\partial \phi}{\partial I} > 0$ 且 $\frac{\partial \phi}{\partial I} > \frac{\partial \phi}{\partial I} \frac{O_i}{G O}$ 。

^j 中国海关数据的详细介绍见 (2019) 和王雅琦等 (2019)。

^m 中国商务部的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名录收集了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在中国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申请的审批记录，数据包含批准编号、批准日期、东道国、国外子公司名称、业务范围、母企业来源地等信息。同时，这个数据有未记录投资量、不跟踪投资实施状态、可能低估私营企业在非洲投资的缺点 (Zhang et al., 2019)。尽管如此，这仍是迄今为止最全面的记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库。

ⁿ 工业企业数据库介绍参考 (2019) 和 (2019)。我们参考 (2019) 和 (2019) 的方法，对工业企业数据库进行清理。

"# 条

中\$7]

企业在首次

进口中间品与对

生产率渠道。为了估

使用企业的中文名称

=3IX3IE!"!#\$ 7(! \$'K)

的估计需要使用当期与上一

参考 e1*)G2!"!#\$ 7(! \$'!)，

之比的对数值) 作为生产率的

证方法

且 RCP 概率的影响。如果我们直接将进口中
归，这将存在反向因果问题，因为企业的 RCP
此，我们采用三种方式减轻这种影响：第一，借

变量

值的

识别中间品。

二分

。

下表中
与非线

健，功能假设更少

5
A

企业规模使用企业雇员人数的对数值来衡量。资本劳动比为企业固定资产与雇员人数之比。¹
为使回归系数显示方便，本文将进口中间品的对数值除以“\$”。

3E3 ID*Q 统计量（简称为 QDO 统计量）为弱工具变量检验，本文 QDO 统计量远大于
Q\ E- (\$K) 所设定的阈值，表明并非弱工具变量。

9 (10/1)

!;!

学

基

(#)

BJ

) (\$

\$

(\$

\$

(\$

\$

(\$

\$ # ""

(\$)

日 # ""

(*)

5)

;!""#

是

是

是

方式，
限而省略。

(三) 影响渠道分析

我们继续验证进口中间品对企业 RCP 概率的两个影响渠道：一是生产率提升渠道，二是固定成本降低渠道。

" 7 生产率提升渠道

为验证进口中间品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因变量改为 MOA 和劳动生产率 (W/E) +), =)。表：结果表明，进口中间品可以促进企业生产率的增长。这与大量主流文献的发现一致 (O. (2) *) G Q-) () EA, ! \$\$\$% ; Q* * 1*!) G Y-G (EOB, ! \$\$\$; 张杰等, ! \$'K)。

表 3! 生产率提升渠道

因变量	MOA!	W/E) +), =!	MOA!	W/E) +), =
	R[Z]		! Z[Z	
	(")	(!)	(:)	(#)
W7I- + 6!	\$7% # ""	" 7 #, ""	\$7! : ""	" 7B! ""
	(\$7B)	(\$7B#%)	(\$7B!)	(\$7\$)
/; K	L\$7# " "	L\$7B K	L\$7K	L\$7B" "
	(\$7B \$)	(\$7"K)	(\$7\$)	(\$7: #)
OIK!	\$7B #	\$7B'!!	\$7B\$#	L\$7B J
	(\$7B ")	(\$7B #)	(\$7B %)	(\$7B ")
M#A., - !	\$7B \$	\$7 K	L\$7B\$A	\$7B
	(\$7! ;)	(\$7\$)	(\$7"K)	(\$7\$)
A), ! ((- : #)!	L\$7B' : ""	\$7B\$	L\$7B"!"	\$7B K""
	(\$7B\$J)	(\$7B\$J)	(\$7B\$%)	(\$7B\$)
WKZ+ 6!	\$7K#% ""	" 7B # ""	\$7K K""	" 7%# ""
	(\$7B/\$)	(\$7B/A)	(\$7B')	(\$7B:)
3B	L\$7B#% ""	\$7 #K""	L\$7B " ""	\$7%# ""
	(\$7B' \$)	(\$7B'!)	(\$7B' K)	(\$7B' %)
K- +\$?	L\$7B' K""	\$7!! ""	L\$7B : ""	\$7: J""
	(\$7B\$K)	(\$7B\$K)	(\$7B\$%)	(\$7B\$%)
L# #", !	\$7B \$ ""	\$7\$ " ""	\$7B J""	\$7: ! ""
	(\$7B\$)	(\$7B\$)	(\$7B\$#)	(\$7B\$K)
观测值	: \$!%K\$	#' K!: \$K	" : %: ##	! K' !JK
8 平方	\$7: !!	\$7: K		
企业 S+	是	是	是	是

(续表)

因变量	R[Z]		! Z[Z	
	()	(!)	(:)	(#)
	+	是	是	是
+	是	是	是	是
统计量			: % ; " !	K ! ; ! !

7 固定成本降低渠道

固定成本降低渠道的核心是企业通过进口中间品积累了经验与信息，而经验应该也适用于特定目的地。相比之下，生产率渠道则难以解释为何某国的进口中间品会对去往该国的对外投资有作用。进一步，我们在生产率影响的情况下，探索进口产品的契约密集程度、中国与东道国间与制度距离在固定成本降低渠道中发挥的作用。

来自特定目的地的进口中间品。我们现在研究企业-年份-目的地层面，进口中间品是否对企业去往同一目的地直接投资有显著影响。在匹配中，首次 RCP 企业里有 #] 的企业在首次 RCP 的上一年有从同一目的地的中间品的记录，这表明来源于同一目的地的进口中间品活动对企业重要性。为验证这一关系，我们的工具变量仍然是世界出口供应，与区别是世界出口供应须细分到国家层面，作为同样细分到国家层面的中间品的工具变量。现在，我们能够控制企业-年份层面的固定效应，排除企业层面面临的需求变动、企业规模等因素的影响，因此我们不使用企业数据库的控制变量，也降低了样本筛选所带来的可能偏误。

报告了企业-年份-目的地层面样本的估计结果。第 ()—(:) 列为 OLS 回归，第 (#)—(J) 列为 ! Z[Z 回归的第二阶段结果。第 ()—(!) 和 (:)—(K) 列，我们控制了企业、年份、行业、国家固定效应；第 (:) 和 (#)—(J) 列加入了企业-年份固定效应。回归结果表明，控制了包括生产率在企业-年份层面固定效应后，进口中间品的系数仍然显著，这验证了固定成本降低渠道的存在。

表 4! 目的地层面回归结果

因变量	R[Z]			! Z[Z		
	()	(!)	(:)	(#)	(K)	(J)
ln()	\$ 7.551^{***}	\$ 7.551^{***}	\$ 7.551^{***}	\$ 7.551^{***}	\$ 7.551^{***}	\$ 7.551^{***}
	(\$ 7.551)	(\$ 7.551)	(\$ 7.551)	(\$ 7.551)	(\$ 7.551)	(\$ 7.551)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 和 1% 的水平上显著。

杰 : 进口中 和企业对外直

份"	R[Z		!Z[Z		
	(I)	(J)	(#)	(K)	(L)
	\$755\$"			\$755\$"	
	(\$755\$)			(\$755\$)	
	\$755\$"			\$755\$"	
	(\$755\$)			(\$755\$)	
	\$755\$			L \$755\$"	
	(\$755\$)			(\$755\$)	

表 5 进口产品和目

因变量: ; = ("#")	约密集 程度低 ()	契约密集 程度高 ()	制度 距离远 ()
W71- # 6!	\$75\$!	\$75\$! "	\$7

第 # 期

刊 品 和 业 业

[] O)

J, 9

[] O X

\$ K

[#] O X

[K] O. (

B. .

[J] O E

D O.

[%] O 2

"";

[] O 2

K K

[] O 2

F *

A Q

["\$] O

J,

["] C

&

["]

e

["] e

B

[" #] e

*

[K] e

T,)

[e] e

4 B

["]

U:

["]

A 3, Y

["] &

(, D 7

["]

V, Y 7 O Z

["]

!!

["]

1 3

["]

!

, 1 4

1

D 1

@

)

\$

s

s

s

s

s

s

s

s

s

s

s

s

s

s

s

s

s

s

s

s

s

s

s

s

s

s

s

s

s

s

s

s

s

s

s

s

s

s

s

s

s

s

s

s

s

s

s

[K] +*2) . 97 F 7 7 4U, & 790(V) . F 700E41 7 5X-02 "0Z3'1 '!'*)G[3'1)0E!F-G3-B
 +M@12C)*. (" . O+O!F332)EA. ! \$K 7
 [J] +2 (3! . H 797 3*2-) *4*) GP 23) *2-) *4Y30 7 *4B()!2 3!F-G3)! ' ' 3!B-BP 23) *2-) *4
 ' 1 G3' . 3-!) 6K, 6 -'. 18 7! L, " ! ; ! , % ; ; ! # \$ K 7
 [%] S A2*!Y 78 7 (. *) GF 797A O. " +M@12A 3(2&*)A2*0 2A O G3!P, -. @B23PB1. *L
 2- : ' ' 3!5 +U(G, 3B- . ! & 0 *", 8 7! C, 6 -'. (!#6=!'#" (" . (! \$ #, ! J (#),
 % ## 7
 [;] S [7M G C7[7ZT3A), " ' ' 3&*) e32T33!P. @123P)23! . 3G(*23P @0A*)G
 +M@12A: + B- . ! & 0 3A3S(1. A", J, 5 6) 6#, 6 \$ \$ K, 6 -'. (. ! \$ J, " \$; ; J! " \$ ' 7
 [I] _ 3!E (0 70 70 *) G3!T*4 8 7DU)(= 7 -@4U, "P. @123P)23! . 3G(*23P @0A
 *) . 3 0 2_1-T2 : +U(G, 3B- . ! F 5#)!) \$! J, 5 6 \$, <!K, 6 -'. (. ! \$ \$
 " !) , " 7
 [\$] _1 *) G+7W3@ *), 166 7#, 6 L": !' 4": ! ! @ \$ E \$ \$ K, 6 -? 78*. X!(E3-
 F P " 7
 ["] W) 3 , *) G07A3G4 "P. @1 (*) GDI-G0 2U(2", 3-!)'. #6K
 8 L, ! !) : J J \$: % \$ 7
 [!] W) : F*24)(, *) GF 7974OE) A-) ! Z1*2E(3A-B?78 747 Tm 43.192703 71.842671 TD [(
 S " A",

高恺琳：进口中

(, "1; #, "J (L#),
(@A@B (25·P), -. C
!\$\$\$% "!! (). KI
) , "?ZIS--GQG*)C

连星、沈超海、殷德生,“对外直接投资如何影响企业产出”《世界经济》,!\$! 年第# 期,第 6-”\$\$ 页。

雪凌、林建浩,“领导人访问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世界经济》,!\$! 年第! 期,第”#%- 页。

33!, Z7 “RUB! -. 0E2 3[(*X425-B5-13E) 3A”, 3 #1 - ?!, <!! #6#B -! 6U, 56\$\$. "!!K, (), : #! J: 7

杰、郑文平、陈志远,“进口与企业生产率——中国的经验证据”,《经济学》(季刊)!\$! K 年第 卷第: 期,第”\$1 -”\$K 页。

杰、郑文平、陈志远、王雨剑,“进口是否引致了出口: 中国出口奇迹的微观解读”,《世界经 济》,!\$! # 年第J 期,第: -!J 页。

Imported Intermediate Inputs and 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 Probability —Evidence from Chinese Firms

FORP+ \ ?
(AV 6B! 26 7) (“?”)
QO[P8 _OR”
(26 7) (“?! <! 16!) 6#”, 6\$! O\$’ 6 ((! #6= !K, 6 -’. ()

ract! H3A2005 2 3 333 2-B(. @ 1230) 23!. 3G(*23A-)!E1. A^ -UBIA3AG(13 20) UBA2
P) @-X*X(4257H3B) G2 *2 (“) (. @ 1230) 23!. 3G(*23A), 13A3B1. A^ RCP@-X*L
3’ *), 0E1. A^ @-G 2(25*) G1330) E!RCP@MB3, -AA, (!) (. @ 12) E0 23!. 3
! *A@3(B !, -O 25’ *A *A(E) (B *) 2B @A(2UB333 2-) !RCP@-X*X(4250) !2 3A*. 3
(:) 2 3 333 2-B(. @ 12) E0 23!. 3G(*23A(A. -13 @-) -O, 3G T’ 3! E1. A(. @ 12
2*, 20 23) AUB @-G 2A -1 (. @ 12B-. !. -13 @ 5A *4B -1 () A(202-) *4B (A2) 2
7

ords! 0 23!. 3G(*230) @QA, -O T *1G(13 20) UBA2 3 2: BMB3, -AA

Classification! S’ \$, S : , S \$

) G) E!O2 -1: Q(4) !_* + Z’ --4-BP) 23) *2-) *4’ 1*G3*) G+,-) -. (A, ?)(UBIA(23-BP) L
3A) 3A*) G+,-) -. (A, 8 7\$ WQ(N)G) E! Z1332 & * -5) E! C(A2, 2 e3) E. “\$\$\$ I ,
*(4: EK% =4@” J: 7-. 7